

怪俠系列之三

隱俠群花

中

台灣臥龍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隱俠群花

(台灣) 卧龍生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白马红妆	(1)
第 二 章	镖主丧命	(38)
第 三 章	偷袭追杀	(76)
第 四 章	俸银买马	(113)
第 五 章	琼心红钗	(151)
第 六 章	野马分鬃	(182)
第 七 章	青楼红尘	(219)
第 八 章	双凤三彪	(262)
第 九 章	闹海血腥	(292)
第 十 章	兵戈相见	(329)
第 十 一 章	吴东霸主	(362)
第 十 二 章	吴钧宝剑	(393)
第 十 三 章	披荆斩棘	(441)
第 十 四 章	贼入盗马	(459)
第 十 五 章	一侠二凤	(491)

第十六章	潜龙穿江	(522)
第十七章	金剑刺蕊	(554)
第十八章	惩恶扬善	(585)
第十九章	行侠江湖	(621)

第七章 青楼红尘

上文已经说过，小侠葛雷未入将军府前，看见府中灯火皆沉，知道是空城计，吩咐虞家姊妹在外边等候，自己飘身进去，她两个伏身在附近的民房上，等了半个更次，忽然看见一条人影星飞丸走，免起鹞落，由里边走出来，虞秀琼十分眼利，她在星月微光之下，看出由将军里跑出的人不是别个，正是八臂人熊。

虞秀琼更不犹豫，向自己妹子招呼了一声，二女不约而同各自取出三四支梅花针来，猛一挥手，七八缕寒光由手上飞出来，射向八臂人熊，八臂人熊正在万感交集的时候，估不到将军衙门外面还有对头，等到梅花针射在身上时，方才发觉，他急不迭忙地运气功来，向外一迎，四五支梅花针射在自己身上和臂上，没有入肉，可是也觉得疼痛异常。

八臂人熊纵身向墙下一跳，虞家双凤一个拔剑，一个举起双刀，由民房上现身出来，娇声喝道：

“八臂人熊别走，今日是你罪恶满盈的日子，就算你是十六条臂膀的人熊，也要把你尸分八片，如果趁早横刀自刎，还可以免碎尸之祸！”

八臂人熊性如烈火，听了这几句话，不禁气得三尸暴跳，五内生烟，狂吼一声，举起手中缅甸刀，向虞秀琼迎头砍落，女

英雄把身一晃，閃刀還劍，八臂人熊急步一封，便和虞家姊妹戰在一起。

虞家雙鳳圍住八臂人熊動手，不到幾個回合，小俠葛雷也由後面趕到，舞動雙龍如意扣加入戰圍，三人合戰一熊，八臂人熊到了這個時候，不由他不拼命了！他把手中一柄緬刀，舞成一片刀山，力戰葛雷和虞家姊妹三個，雖然以一敵三，因為他拼命的原故，而且緬刀過於鋒利，虞家姊妹的刀劍不敢過於上前，和他硬碰，所以急切之間，收拾八臂人熊不下。

似這樣的來來往往，走馬燈般鬥了二十多個回合，葛雷忽然想出一個方法來，向虞家姊妹遞了幾句暗語，因為自己的雙龍如意扣，不怕寶刀，實行正面上前糾纏，至於虞家姊妹呢？却用游斗方式，滴溜溜繞着八臂人熊亂轉，東砍一刀，西揮一劍，這個戰法果然有效，不到三十回合，八臂人熊已經額頭汗涔涔，滿身滾熱，他知道再打下去，必定凶多吉少，自己靠山倒了，將軍府的侍衛，未必會幫忙自己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。

八臂人熊主意即定，把手中緬刀用力一旋，使了個“夜戰八方”的招式，刀光一盤一舞，陡的一聲大喝：“小子照打，看暗器吧！”

手向上一揚，虞家姊妹知道八臂人熊毒藥梭的利害，急不迭忙向左右一閃身，哪知道毛泰這一下却是虛的，他並沒有真正打出毒藥梭來，趁空隙一個身穿过，落荒逃去。

虞家姊妹方才知道上当。气得娇叱一聲，直追下去，葛雷也跟着追上來，前跑的像弩箭離弦，後追的如流星趕月，一先一後，一追一逐，不到頓飯功夫，已經來到齊齊哈爾城牆之下！

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城，城垣当然十分高大，足有三丈多高，八臂人熊来到城下，只一晃身，便像穿云燕子一般，跳上城顶，虞家姊妹不禁一愕，因为一跳三丈距离，决不是普通“一鹤冲天”或是“燕子飞云纵”一类轻身提纵术可以得到，至低限度内功要到“金刚功”的造诣，练到骨软如绵，身轻如絮的地步，再加上登萍渡海的轻功，方才可以跳上。

虞家姊妹轻功虽然高强，如果跳一两丈，还可以绰有余裕，可是一越三丈，便不是她们能够为力了！两个女侠唯有止住脚步。

葛雷由后面追上来，他练的是童子功，不假思索，一个飞身直向城墙顶上跳去，哪知道八臂人熊已经由怀里取出一支毒药钢梭来，猛一扬手，叫了声着，一点寒光疾如电掣，猛向葛雷分心飞到，这下十分凶险，因为葛雷身子刚刚起坐半空，暗器迎面飞到，一个人在空中发不得力，试问如何闪避呢？好在小侠葛雷的身手，绝不寻常，八臂人熊的毒药梭刚才飞出，他已经在半空里一个没头跟斗打了下来，伸手向毒药钢梭的梭尾一拉，竟把八臂人熊的钢梭接在手里，然后双脚落地，他落地的时候一个翻身臂掉臂，居然把八臂人熊的钢梭掉转头来，嗤的一响，回射过去，八臂人熊毛泰做梦也估不到葛雷小小年纪，竟会来这一手，险些儿吃自己的毒药梭，正个正着，好在他站在城头上，视界空阔，看见寒光倒飞回来，立即把身一晃，跳下城墙，毒药梭抹着他耳边不到两寸地方，直打过去，飘然跌落城墙下面。

等到葛雷二次跳上城头时，八臂人熊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小侠顿足叹道：

“一时疏忽，给这恶贼跑了，真个不值之至！”

可是八臂人熊真个能够逃跑吗？那又不然，上文已经说过，葛雷和虞家姊妹出发刺探将军府的时候，有一条黑影现了出来，跟在三个背后，如影随形，亦步亦趋，葛雷三人，进入将军府内，大战八臂人熊，面谒寿山将军的经过，那黑影完全眼见目睹，点头发出会心微笑。

等到八臂人熊被葛雷揭开本来面目，由将军府里面逃出来，那人得却抢先一程，走在八臂人熊头里，毛泰还未飞身上城，他已经跳到城下去了，八臂人熊不知道另外有能人监视自己，跑出齐齐哈尔之后，跳过城壕，借着高粱杆子隐身，向前飞跑，刚才跑出三五里路，忽然听见身边不远的高粱杆子刷刷的一响，跟住嚙的一响传来一声冷笑！

这一下出其不意，八臂人熊不禁毛骨悚然，他拔出缅甸来，一盘一舞，眼光四面一瞥，只见高粱杆里静悄悄的，没有半个人影，他正疑心自己耳花听错，冷不防背后卜的一声，飞来一块石子，打在自己左肩膀上，虽然没有什么伤损，也是火辣辣的般刺痛。

八臂人熊吃了一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！接着刷刷两响，又是两块石子连珠打来，八臂人熊已经有了防备，侧身一迁，石子抹着额角过去，只有一件，石块尽管雄击，却是不见人影，八臂人熊十分愤怒，厉声喝道：

“哪里来的鼠辈，胆敢戏弄太爷，是好汉快滚出来，明刀明枪分个高下，躲在暗处抛砖弄瓦，不算英雄好汉！”

他说了这一番话，四面的高粱杆当堂静寂下来，没有抛掷石子了，可是却听见一个细微的口音道：

“凭你这狗强盗，也配跟我动手！”

八臂人熊本来是个性如烈火的人，听出口音就在自己左

侧不到两丈地方发出，他不禁狂吼一声，连人带刀直窜过来，向发声处一个“横扫千军”，猛扫过，镰刀到处，高粱秆砍倒了六七尺方圆一大片，哗啦啦地倒了下来，声势十分惊人。

可是高粱秆倒下之后，并没有人影跳出来，跟住啪的一响，自己后脑打着了一石子，右肩头也似乎吃人家用手掌按了一下，八臂人熊怒极心狂，不由分说，“玉带围腰”，一刀向后扫去，又是哗啦啦的一响，把背后的高粱秆也砍倒了一幅，可是并没有伤着人，只听见来人开口冷笑道：

“瞎了眼的狗贼，你爷爷明明站在这里，你却有目如盲，只会把高粱秆子来割砍，你这八臂人熊的外号，要改一改，不如干脆叫江西狗熊便了！”

毛泰听了这些冷嘲热讽的话，真个怒发如雷，可是他知道自己身在清纱帐里，尽是一望无涯的高粱秆，遮住视线，敌人声东击西，此出彼没，自己就有楚霸王的勇力，也是没有用处。

八臂人熊想到这里，开始有些胆怯，停刀喝道：

“躲在高粱秆里的好朋友，我毛泰跟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何况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来戏弄人，如果你真个和我有仇了，要替朋友出头泄气，也可以预言明，何必鬼鬼祟祟戏弄人呢？”

这话才说完，对方已经哈哈笑道：

“你这几句话还有些人味，你说我趁你末路穷途的时候，打落水狗，我又问你一句在三年以前，你在彭家屯所做之事，伤天害理，人家石雄远已经洗手退隐了，你却记着大凌河一剑之仇，暮夜登门，杀人放火，把姓石的家业毁掉，难道这也是英雄好汉所为吗？废话少说，快给我滚回齐齐哈尔去！”

八臂人熊听了这几句话，不禁又惊又怒，自己由齐齐哈尔省城逃了出来，来人居然叫自己返回城里去，坐候仇人诛戮，真是谑而且虐的一件事。

八臂人熊是个性格最强的人，哪里肯这样服服贴贴地回来，他怒吼了一声，舞动手中缅甸刀，护住头面，拼命向前一窜，打算穿越过高粱秆，硬抢出去，哪知道他身子才一纵起，下三路啪的一响，左膝盖下中了一石子，脚踝骨也像吃什么东西一绊，他中了一石子，左腿已经疼痛，再被一绞一绊，身子向前直跌出去，扑通，跌个屁股向地，背脊朝天，幸有高粱秆垫住，不然的话，单这一下，已经跌得筋断骨折。

八臂人熊跌了一跤之后，愤怒交加，他屁股一着地，立即用个“鹞子翻身”直跳起来。

哪知道他身子才向上一跳，从屁股砰的一声，不知哪里飞来一腿，踢个正着，八臂人熊整个身躯，如抛弹丸，飞出两丈以外，几乎连缅甸刀也出手，他这一跤跌得比上次还重，因为没有高粱秆垫住，周身骨节跌得十分疼痛。

可是一宗怪事，自己接连跌了两跤，也看不见敌人半个影子，他这时候开始知道来人的利害了，他恐怕再跳直跌交吃亏，卧在泥地上不敢起来，耳边听见一个苍老口音冷笑说道：

“我叫你滚回齐齐哈尔，你却不听，偏要向前直闯，自讨苦吃，这两交算是我表现来给你的见面礼，知趣的趁早滚回去，还可以苟活几天，如果再不觉悟，我便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用劈空掌对付你了！”

八臂人熊听说来人用劈空掌对付自己，不禁太骇！他知道自己武艺和来人相差太远，决不能够硬来，为今之计，只

有暂时返回齐齐哈尔城内，等天亮再出省城，难道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会公然阻截自己，不准自己出城吗？八臂人熊在泥地上打了一个滚，慢慢地爬起来，把缅甸刀围在腰间，一溜烟逃出青纱帐，向齐齐哈尔省城方面去了。

八臂人熊跑了之后，青纱帐里现出一个须眉皓白的老头子来，仰面向天哈哈大笑，自言自语说道：

“在老夫的眼皮底下，任你这狗熊有一十八只臂膀，也别飞出省城，很好，等我再追踪他！”

说着把身上的灰布长衫白腰带一挽，飞也似地追踪不提。

再说八臂人熊毛泰，在齐齐哈尔省城郊外，着了无形怪人戏弄，只好折返城里，他仍然用轻功飞上城墙，进入城里，这时候天色将近放亮了，毛泰好像丧家之犬一般，在街头上踱来踱去。

他虽然在将军府里做了将近半年的侍卫长，可是平日多数在将军府里，深居简出，没有和外间接触，一时之间，到哪里找地方藏身呢？八臂人熊十分苦闷，他并不是苦闷没有地方住，恐怕自己旧日仇人趁这时打落水狗，八臂人熊在街头上足足走了半个时辰，忽然把自己的大腿拍了一下，失声说道：

“我为什么这样呆笨，不到俞义那里去！”

俞义也是龙江将军府里一名侍卫，他在寿山将军身边做随身卫士，已经有四五年之久，本来一个侍卫的饷银，比起普通差弁勇要高出好几倍，同时，还有不少外路钱银，因此生活也很富裕。

可是俞义这人，性好赌博，得到钱银之后，三五天内，便自花个清光，俗语说得好，赌博是一个无底的深潭别说俞义

一点有限餉銀，就是百万家財，也不難輸个一千二淨呢！

所以在众侍衛里面，俞义为了賭博关系，经常弄入不敷支，捉襟見肘，有一次他贏了錢銀，到琵琶門巷里找寻快活，遇见一个土娼，名叫做小玲瓏，这小玲瓏，真是名副其实，娇小玲瓏，俞义一见倾心，就要跟她共賦同居，結束单身汉的生活，哪知道小玲瓏的娼母，认为俞侍衛要拔去这一株搖錢树，非要三千兩身价銀不可，俞义听了这个价錢，吓得吐出舌头，自己虽然是將軍府里面的衛士，可是每月之中，只得三五兩銀子餉銀罢了，连同外块收入，也不过二三十兩銀，別說他是个周年輸光的賭鬼，就算他省吃儉用，哪里可以一口气拿出三千兩銀子？因此他不能够不另出想頭了。

恰好这时候八臂人熊初考入將軍府，有天黄昏时候，八臂人熊入熊无意中巡邏到將軍府的后門，忽然見俞义由院子里面閃身出来，神色鬼祟，行动閃缩，八臂人熊頓起疑心，上前喝道：

“俞义，你由院子里出来做什么？打算到哪里去？”

俞义被八臂人熊这样一问，不禁面色大叫，口呐呐地说道：

“皮老爷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不过刚刚大便出来罢了。”

八臂人熊見他胸部隆然，彷彿有物件藏在里面，更加疑心，八臂人熊不由分說，伸出蒲扇大手来，抓住俞义衣領，向他身上一搜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原来俞义怀里藏着一个支柴窑五彩花瓶，这花瓶是寿山將軍最心愛之古董，搁在客厅里面，瓶身上有紫紅黃綠青五种颜色，可以跟着时辰变化，比如辰时瓶身大半是青綠色，午时颜色改变，瓶身幻出紅紫颜色了，到了酉时，天色入黑，瓶身又現出橙色和黃色来，每次颜色

更显得十分美丽悦目，所以这个宝盆花瓶，也是将军府的至宝。依照时价看来，至低限度也值得四五千两银子。

八臂人熊看见俞义偷盗将军心爱的花瓶，不禁勃然变色，不过他也是个老江湖人物了，立即把俞义带到了个无人的院子里，低声问道：

“俞义你为什么要偷取将军最心爱的古董？难道你不知道可以引起杀身之祸吗？你是不是等钱银用，出此下策？”

俞义面无人色，双膝一屈，扑通跪了下来，叩头说道：

“是是，小的一时糊涂，亲自拿了将军府的物件，请皮老爷可冷小人，大度包涵，不要向别人提起这件事，我俞某便感恩不尽。给皮老爷立个长生禄位，朝夕叩头跪拜……”

八臂人熊喝道：

“不用说这些废话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偷盗花瓶呢！”

俞义只好把自己要替小玲珑赎身，钁母要三千两身价银子，自己手上无钱，迫不得已偷盗的经过说了，八臂人熊哈哈大笑道：

“俞义你想差了，别说你拿了个花瓶去，将军失了至宝，必定全城戒严，追寻失物，你到哪里找寻买主，把这花瓶出让。就算你卖了花瓶，得了银子，小玲珑是个平康北里出身的妓女，眼中只有银子，何处有这种爱情？你促使她脱籍，她肯跟你捱穷吗？别妄想了，把花瓶交给我吧！”

俞义依依不舍地把花瓶交还八臂人熊，八臂人熊明白俞义的意思，便笑说道：

“我看你的样子，一定对小玲珑痴心未断，罢了罢了，等我学学昆仑奴夜盗红绡的故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的把她盗来，你便可以试她一试，到底对你有没有真情哩！”

俞义不禁大喜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还希望皮老爷玉成便是？”

八臂人熊果然把五彩花瓶放回原处，自己拿出十几两银子来，吩咐俞义在将军府附近，租了一间房屋，另外买些用品家俱，等候八臂人熊行事不提。

到第二天晚上，俞义果然向将军告了一天假，在租赁房屋里候着，他呆呆地等到三更左右，檐前风声一响，疾如飞鸟也似，落下一个人来，正是将军府的侍衙首长八臂人熊，背后横担一个狭长形的包袱，俞义不禁大喜问道：

“皮大人，你真个把小玲珑带到……”

八臂人熊摇了摇头，示意禁声，匆匆忙忙走入屋里，把包袱向炕上一放，俞义定睛看时，原来是潇湘丝面的棉被分明是小玲珑屋里的东西，欢喜得心头突突乱跳，八臂人熊把棉被开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被中包着的，就是自己心上爱的小玲珑，海棠春睡，昏迷不醒。

俞义连声问道：

“皮老爷，你怎么把她弄来，她现在……”

毛泰不耐烦地答道：

“我用飞檐走壁功夫，直入她的香巢，只用一点闷香，例把她迷过去，带到这里来了，你只要用一碗清水就可以把她喷醒过来，还用得着多问吗？”

俞义被八臂人熊这样一抡白，不禁脸上发红，立即由厨房里端了碗冷水出来，含两口在嘴里，用力向小玲珑面上一喷，小玲珑被冷水一洒悠悠醒转，她刚才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换了地方，失声说道：

“噢！我怎的会在这里！”

八臂人熊已经退出房门外面，俞义上前笑道：

“玲妹是我，是我把你接到这里的哩！”

小玲珑惊奇得睁大眼睛，起身问道：

“原来你吗？你怎样把我接来的？”

俞义满面陪笑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我因为爱极你，同你的养母商量过，打算给你赎身，结成佳偶，哪知道你的养母要我三千两银子，我一个穷侍衙，哪里有这样多的银子呢？好在我有本领，展开飞檐走壁功夫，把你盗来，这一来不用花身价银子也给你脱籍，玲妹，你喜欢吗？”

他说着便用嘴去亲小玲珑的粉面，哪知道小玲珑反而变起脸来，戟指骂道：

“你这东西真个大胆，谁叫你把我偷来的，我在青楼里好吃好住，风流快活，哪个跟你来这里挨穷，你不过是个光棍儿，那里有钱养我，快让我走，不然的话，我到官府里告你一状，说你拐带妇女，知道没有！”

俞义估不到小玲珑竟是这样一个反脸无情的人，气得手足发战，这娼妓居然拍案大骂起来，一连串的叫道：

“赶快带我回去，我要回养母那里去，如果有半个不字，立即告你！”

俞义本来性如烈火，听见小玲珑口口声声要告自己，不禁心头火发，霍地抽出腰刀来，刀光一闪，把小玲珑砍了个大开膛，血花冒处，连心肺五脏也流了出来，俞义客串了怒杀阎婆惜的宋江，可怜一个烟花女子，就这样的丧命在俞义的手内。

俞义杀死了小玲珑，不过一时火气罢了，他看见自己的

相好横死在地，不禁后悔起来，因为这种卖笑媚门的女子，对任何的人客，不过是一种假情假义，敷衍性具罢了，“若要奴奴真洒泪，眼中不是洞庭湖”。难道青楼女子，个个都是燕子楼里面的关盼盼，有情有义的吗？

他想到这里，既悔且恨，自己犯了杀人重罪，虽然是将军府的侍衙，恐怕也不能够幸免杀人害命这四个字里！

俞义正在发呆的当儿，八臂人熊已经一阵哈哈大笑，推门进来，向俞义道：

“俞老弟，你死心了没有！像这样的女子，你值得牺牲性命，偷盗寿山将军的五彩花瓶给她赎身吗？”

俞义满面通红答道：

“我知错了，不过这个尸首……”

八臂人熊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不用忧愁，我有办法！”

他说着探手入百宝囊里，取出一瓶粉红色的药末来，弹了些在小玲珑的尸身上，说也奇怪，小玲珑的尸身一着了药粉，马上渐渐缩小，手脚四肢首先化为黄水，俞义方才知是八臂人熊用的是江湖上的蚀骨销魂散，不禁吐了一吐舌头。

八臂人熊笑道：

“这样一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什么形迹也没有了，这尸首到天亮以前，必定化完，你把她留下来的衣服头发烧了，返回将军府吧！”

俞义茫然答应，依计行事，天明之后，一具尸首便这样溶化了，妓院不见了一个小玲珑，当然轰动起来，鸨母向龙江府报案，也不过落得“有案待查”四个字，有如石沉大海罢了，这件事表过不提。

经过这一件事之后，俞义便成了八臂人熊一个最得力的心腹部下，八臂人熊劝俞义不要做侍衙，自己给点银子与他，做小生意，胜似作人家奴婢，呼来喝去。俞义也听了八臂人熊的话，果然辞了侍衙职务，在齐齐哈尔南门开设了一家南货店，也算他时来运转，不到几个月的功夫，便自赚了大钱，并且讨了一房妻室，所以八臂人熊这次被仇家追踪，末路穷途，忽然想起俞义家里还可以暂时躲藏，当下毫不犹豫，直向南门走去。

八臂人熊到达俞义杂货店门前的时候，俞义刚刚打开铺门，看见八臂人熊衣衫不整，神情狼狈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问道：

“皮爷，你你你……”

八臂人熊摇头说道：

“不要说了，我已经不是将军府里的侍衙长，你也不用叫我皮老爷了！”

俞义笑道：

“皮爷我以为有什么事，原来丢了官吗？这不打紧，这侍衙长当不当也罢了，请你老住在这里，我虽然说不上家计富裕，还不愁两顿饭！”

“并不是这样身我另有难言之隐哩！”

他把自己自世经历，约略说了一遍，末了向俞义道：

“我现在被仇人跟踪监视，正所谓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可以投奔的只有你一个了，还请你念在往日一段香火之情，想想办法！”

俞义听了这几句话，哦了一声，他向八臂人熊说道：“皮老爷，这里不是说话地方，进来坐吧！”